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五

圖書編

六曹類

禮曹

太祖於士庶亦許其得祀四親，真有以擴一本之愛，定百代之典矣。苟廟制不定，則有如光武中興漢室，上祀哀平，而高曾祖考皆不得祀，果協人子之情否乎？且不論四親，則昭穆不叙，或兄弟叔侄入紹大統，如唐憲穆宣敬文武，不過四昭二穆，上不及高祖矣。雖同堂異室，坐次不覺甚紊，然未當祧而祧者，不遽

及三世乎哉。是故祀典必以廟制爲先。廟制必以四親爲主。定四親之廟。所以親親也。四親昭穆既叙。凡祧必論其世矣。且有大禘之禮。不論祧與未祧。皆得與焉。不其廣親親之義于無窮乎。定太祖之廟。所以尊尊也。及有大禘之禮。追祀始祖。所自出之帝。不其廣尊尊之義于無窮乎。世室崇祀有功德者。百世不遷。所以賢賢也。又有明堂之禮。如周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不其廣賢賢之義于無窮乎。

宗廟總叙

王者七廟圖

廟制宗無數圖

太祖

昭武世室王

昭昭

穆文世室王

穆穆

太祖穆后

武世室王

昭昭昭

文世室

穆穆穆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數故殷有二宗周公奉之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朱子曰劉歆說文武爲宗不在七廟數中此說是

壇立於右，墀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爲墀，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爲壇，左右遷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爲昭，皇考廟與右祧爲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爲昭，文王爲穆，則武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此皆爲說之誤。殊不知昭穆不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北而得名。初不爲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得復爲昭哉。壇墀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政使果然，亦爲去廟之後，主藏夾室而有禱之際，且壇墀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壇而墀，穆不可以有壇而

無墾。故迭進而無嫌。非若廟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遞遷也。又况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弃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當穆而不害其尊於武。武王爲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即爲王考。謂之穆即爲考廟也。

論宗廟昭穆

唐世以景帝爲太祖

唐公李丙高祖父

當中睿間則景帝世

近在昭穆之內。故禘則虛東向之位。而太祖列於昭穆。至代宗後以景帝方居第一室。禘禘得以正位。然獻懿二祖景帝之祖父親盡已毀。而禘禘則合祭。故

當時建議者請景帝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已以奉祖宗而以獻祖東向然則唐世之祫祭如太祖東向之位其始也虛之其末也則獻懿二帝迭處之矣然祭祀乃一時之禮虛其位可也迭處其位亦可也宗廟有百世之規既立太祖之廟不可復虛既入太祖之廟不可復遷姑以熙寧之事言之當時以僖祖爲太祖而自翼祖以下至英宗爲三昭三穆是以僖祖本無功德非宋所以興而肇造區夏光啟後裔者藝祖太宗也今僖祖爲百世不遷之太祖而藝祖太宗則親盡而毀之可乎藉曰以二祖同文武世室亦百

世不毀然周之文武其功德未嘗居后稷之下今以
僖祖爲太祖而藝祖太宗僅同世室終不足以厭人
心蓋宋太祖之廟非藝祖不足以當之而神宗之世
纒及五代以藝祖爲太祖則七廟未可立也漢以來
崛起而有天下者必合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於是
尊爲始祖或推以配天固不容論其功業之有無也
逮其遠世既久子孫相承則自當以建邦啟土創業
垂統者爲太祖而創業者所祖之祖固未可以言百
世不遷矣蓋後世太祖之位隨世而遷太祖之議世
各異論不能如殷契周稷之定於有天下之初而後

世子孫竟無以易也。然則歷代所以不能復殷周七廟之制者，非不知古禮也。正以追尊之祖無一人，可以擬稷契者，是以太祖之議難決，而太祖之位未定，故耳。諸儒言廟制者，莫詳明於晦庵之說。其大槩謂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百世不遷，以下六廟親盡，則毀而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且引書穆考文王詩，率是昭考及左傳文之昭也。武之穆也，以爲謬。蓋文爲穆，則文之孫及玄孫皆穆。其子與曾孫皆昭也。武爲昭，則武之孫及玄孫皆昭。其子

與曾孫皆穆也。既創此六廟之後，其新陟王之升祔者，昭入於昭，穆入於穆，截然不可紊。此立廟之制也。然愚以爲此制也，必繼世以有天下者，皆父死子立而後可。若兄終弟及，則其序紊矣。始以晦庵之圖考之，其圖自武王至於幽王，皆定六廟三昭三穆之位。然自懿王之前，皆父傳之子，則其序未嘗紊也。懿王崩，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庵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爲昭，共孝厲爲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爲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王爲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爲昭是也。孝王爲共王之弟，

而以繼共王爲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爲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爲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庵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爲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况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爲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廟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爲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爲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禘

丁南庚陽甲盤甲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姑以祖丁爲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爲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爲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爲昭言之，則穆宣爲穆，敬文武爲昭。是三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蓋至此則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

六世則武丁之時祭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祭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爲弟爲子必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則立廟之制必合於將升祔之時旋行營創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爲合宜而預立六廟定爲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又必如晦庵之說外爲都宮內則各有廟有寢有門有垣則其制甚大且必在國中門之左則其地亦有限昭穆之位旣已截然則

武丁之時雖五穆而不可侵昭之地而昭之地多虛
懿宗之時雖四昭而不可居穆之位而穆之位半闕
易世之後又不知其爲昭爲穆者何如而已創之廟

其世代之近者

既未祧遷

如武丁之時小乙父也南庚陽甲盤庚小辛皆伯父

也祖丁祖也祖辛沃甲皆伯祖也祖乙曾祖也河亶
高祖也外壬仲丁高伯祖也太戊雍己五世伯祖也
小甲六世祖也若以祀及六世言之是五廟皆未合祧遷
又不止十廟而已其昭穆之不

順者又不可升祔則須逐代旋行位置營建而後可
而其地又拘於中門之內太祖廟之左右創造煩擾
非所以寧神明對偶偏枯又無以聳觀視似反不如
漢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之同堂異室

共爲一廟之混成也。愚故曰七廟之制，諸儒皆能言之，而歷代俱不能如其制而建造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

論廟制宜定
太祖之廟

夫文王受命作周者也，漢之高帝，唐之神堯，宋之藝祖，庶乎其可以擬矣。曹孟德司馬仲達以下諸人，逞其奸雄詐力，取人之天下，國家以遺其子孫，上視文王，奚啻瓦釜之與黃鐘，然其肇造區夏，光啓王業，事跡則同，爲子孫者，雖以之擬文王可也。獨擬后稷之祖，則歷代多未有以處。於是或取之遙遙華胄，如曹魏之祖帝舜，宇文周之祖神農，周武氏之祖文王，是

也此三聖人者其功德固可配天矣而非魏與二周之祖也是以當時議之後代哂之以爲不類至於唐既以神堯擬文王也而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景帝宋既以藝祖擬文王也而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僖祖夫景僖二帝雖唐宋之始祖然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周室僅可比不啻之流而以后稷尊之過也是以不特後世議其非而當時固譁然以爲不可蓋無以厭服人心故也夫知其祖之未足以厭服人心而推崇尊大之意未慊也於是獻議者始爲導諛附會之說以中之老聃亦人耳道家者

流假託其名以行其教遂至推而尊之列坐上帝之
右而爲其徒習其教者則曰此天帝也非復周之柱
下史矣而聃姓適同乎唐乃推聃以爲始祖尊之曰
玄元皇帝蓋雖祖聃而其意謂吾祖固天之貴神也
於是崇建太清宮每禘祫並於玄元皇帝前設位序
正是蓋以玄元爲太祖擬周之后稷而其禮宗則俱
爲昭穆矣至宋大中祥符間天書封禪之事競興遂
復効唐人之爲推所謂司命保生天尊太帝以爲聖
祖建立景靈宮聖祖殿居中而僖祖以下各立一殿
分置左右是蓋以聖祖爲太祖擬周之后稷而僖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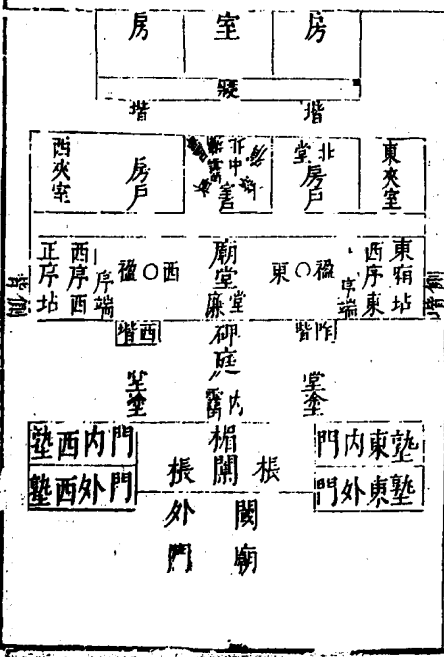
則俱爲昭穆矣。晦庵嘗言景靈之建外爲都宮而內各爲寢廟門垣乃爲近古。蓋以其規制寵壯每帝各一殿不如太廟之共處一堂稍類古人立廟之制而足以稱天子所以嚴奉祖宗之意是則然矣。然不知所謂聖祖者果有功德之可稱如后稷譜系之可尋如稷之于文武成康乎。祭法言虞夏商周禘郊祖宗之制鄭氏註謂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人先後爲次項平甫亦言此經作祭法者已於篇末自解其意先序帝嚳堯舜鯀禹之功次序黃帝顓頊契冥湯文武之功以

郊禘祖宗皆擇有功烈者祀之耳。而後之有天下者，欲稽此以祀其祖先，則固與其說大異矣。自秦以來，文王配天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今未嘗廢。蓋稷之配食地祇，周未興而已然。周已亡而不替，所謂有功烈於民者祀之，萬世如一日也。後之有天下者，豈復有此祖也哉？而必欲劾周之禮，推其遠祖，上擬后稷，或本無譜系可考，而強附會於古之帝王，如曹魏二周之祖舜祖農祖文王是也。或姑推其上世之遠祖，而不問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之景帝宋之僖祖，是也。又否則推而神之，託之天帝之杳冥，如唐

之玄元宋之聖祖是也。而上視周家祀后稷之意。則
不類甚矣。曷若只推其創業之祖。上擬文王。郊祀明
堂。俱以配侑。而上世之祖。既未有可以擬后稷者。則
不必一遵周人之制可也。

論推尊祖
配天帝

寢 廟 辯 名 圖



宗廟大

從獻三條九獻之數以升獻

王於是出而迎牲
后於是升而奠

奏樂以上降音
乃者在堂

禮上九獻祭於堂上如

尊凡二十尊
之
三酒各三
凡十二尊
位

玄酒在堂
王
后
之
東
尊
東
爵
勺

有琴
司
昭
齒

送
有
注
當
陽
失
之

太祖有

再三饋
四加
獻
與

十一

牲龜
玉爵
王以
玉爵
王月
王爵
天奉
士司
祭
爵
以
璧
平
昭
穆

大舞

於之殺碑歷牛求賓

前裸於之殺碑歷牛求賓

虞夏春祠夏禘秋嘗冬烝周人進禘爲殷祭蓋春祠
夏禴而秋冬乃嘗烝也三年而祫毀廟之主陳於太
祖未毀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於繼孝爲最周
乃禘又追祀太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太宗配則報本
反始之盡也春獻羔開冰也若嘗麥以雉也嘗烝以
雛嘗麻以犬也嘗稻具薦嘗魚而薦鮪也嘗以薦繼
孝之盡也國太師大會同大裁必造而告焉出告反
面之義也大宰掌誓戒具修如郊前十日帥執事而
卜日遂戒如郊太史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如郊
小宗伯毛六牲頒于五官使其奉之辨六齎使六官

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以待果，將辨六尊以待酌，獻辨物備物也。醢人共薦羞之實，豆人醢人共五齊七菹，若醢醬之物，鹽人共苦鹽，型鹽，甸師共齊，盛共蕭茅，共物備物也。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帥六宮之人共盥，盛烹人共鬲，鑊以給水火之齊，隸僕埽除糞灑以待事，備內外之官，官具而備具也。祭之前日，六官各以其屬肅將事具，如郊祭之日，閹人設門燎以風事，而張具，世婦涖陳女宮之具，大史執書以次位常，於是肆師表齋，盛告潔，展器，陳告備而祭行，王袞冕乘金輅以出入，即位於阼，秦王夏后副禕入立于西序，奏

齊夏王王后祭内外之主也。大祝逆贊刀，刀服衮冕以入，工奏肆夏，神之也。王及於室而不迎，記言之必在廟，而後全於臣，全於子也。鬱人用裸圭，和鬱鬯而實之。沃王盥，王執圭，贊以獻刀，以裸祭之，啐之而奠之。后以璋贊，亞獻重裸也。灌用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而獻始此也。此初獻再獻也大司樂奏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鐘爲羽，以迎神。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以樂神，而樂始此也。是謂二始，二始者，求神之道也。既灌，王袒而迎牲，牲入肆，夏作王親牽，宰贊之，公卿大夫以幣從，司徒詔於庭，詔博碩肥膄，告在滌，敬以

充也。玉麗牲于碑，執鬻刀，啓其毛，尚耳，祝以血，詔于室，告幽全，敬以全也。皆求諸陰也。於是延刀於室外，戶西南面而朝，踐禮行祝，取腓骨燎之，爐蕭合黍稷，雜燔之，使臭陽達於墻屋，求之陽，始此也。王親洗肝於鬱鬯而燔之，入以詔於室，出入隨于王，謂之制祭。言王親制以祭也。其貴肝，肝臟之首也。乃升牲首於室中，北牖下，尊首也。首體之元也。於是王洗玉爵，西酌獻尊之醴，齊以薦腥。王后洗東酌獻尊之醴，齊介焉。朝事之豆，籩薦焉。禮交動于上也。上歌夾鍾，下笙無射，合而奏大武，樂交動于下也。是朝踐也。謂踐而

始行事，益追孝卿之而饗之也。此三獻也。於是美定而

熟可薦矣。王拜受刀，以玉爵酌象尊，益齊以薦熟。王

后以玉爵酌象尊之醴，齊介焉，饋食之。豆籩薦焉，饋

而食之，追而養之也。五獻六獻刀告充，王復以玉爵酌朝

踐著尊之泛，齊以醕刀。七獻王后薦加事之豆籩介焉，

刀卒飲祝，酌清以授刀，刀酢王，乃布酢席於戶內，王

受酢，刀以饌贊祭祝，以蠟告慈，而后以瑤爵實壺尊

之醴，齊獻焉。八獻刀酢后如王，則追養之盡也。孝慈之

忠也，合莫之所交也，且也。七獻而王獻公，八獻而王

獻卿，於是諸侯爲賓者以玉爵實盞，齊備卒食之，三

獻而朝獻禮成

九獻

得天下諸侯之懽心共事之也既

九獻王冕而總干舞大武之舞以樂刀嗣子舉薦爲
加爵旅酬行而禮成蓋王主大烹以饗故薦血腥熟
王后主豆籩故薦備水土之品與饗先飲食先饋食
豈施各有當與毛血詔於室始在室室在奧尊與求
之陰歟美定詔於堂中事在堂堂在戶西南面尚明
也今之陽歟納牲詔于庭外也殺而登首于室內也
明日又釋而祭之枋卒事在廟門外或諸遠人與枋
其諸遠者與則神埋然也天子諸侯禮闕有間而經
唯特牲少牢之饋食屢饋食何也食禮也饋食追養

維孝者所必先也。故刀入而饋，特牲九飯，少牢十二飯，食道焉已也。獻爵曰醕，醕以酒，演氣而安食也。侑曰王，刀未實欲其克也。嘏以搏黍，詩懷而出也。必嘗黍，畜食之本也。陰厭厭其始也，陽厭厭其終也。自饗爨至于闔牖戶，孝無終始而一生於厭飲，故曰是食道也。禮饗禘有樂，食嘗無樂，故大夫士判縣，特縣而饋，食無樂則食道故也。蓋饗禮亡也，秋霜露既降，以食禮接焉，食養陰也。春雨露既濡，以饗禮接焉，飲養陽也。故饗禮有樂而食禮無聲，乃其執特牲少牢皆無樂而以爲大夫士之祭，無樂也，失之矣。夫祭疏數

有數比時也。視牲告克舉獸尾告備魚十有五而鬯
膾一純而鬯宗人滌告具宰命爲酒備物也。司馬封
羊升羊司士刲豕升豕雍人倫膚宗婦籩豆有踐備
官也。如是而後祭。祝迎刀於廟門之外刀沃盥神明
自淨之義也。刀入而祝主人拜妥刀敬之而後安之
安之而後饗之敬養之道也。佐食舉肺脊通敦主人
羞胾俎刀告飽祝侑又告飽主人不言拜侑養之忠
也。洞洞敬屬屬忠孝子之所以事其親也。主人洗爵
而酌何也。引飲也。既食之又飲之孝之繼也。有酢酬
何也。有酢有酬而後惚恍乎其與神明交幽明

感通可酢可酬而嘏可久可大也。主婦亞獻賓長三獻何也。天子之祭也得四海歡心以事其先王。故嘉與天下共之。諸侯之祭也得四境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故嘉與境內共之。大夫士之祭也得上下之歡心以事其親。故樂與嘉賓承之也。於是乎有司徹而俎俎饋於堂。既飲食之又從而鐸之。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無已之忠也。故主人主婦之交致爵也。三獻作止爵。刀卒爵。酢賓致爵而主獻賓行酌也。嘉爵徧獻而旅酌行也。其義一也。嘉與與祭者共之也。上養之祝曰。養有以也。是先祖之德也。以教忠也。嘉與宗嗣

世守之也。下養之。祝曰。醑有與也。先祖之思也。以教睦也。嘉與同姓共有之也。故宗廟之禮。死如生。亡如存。獻畢。酢酬畢。舉陟降。上下儼乎幽明之及。交孝慈。

達而百順備也。

宗廟大享義

商七廟之圖

甲

太祖

遷於亳

昭

遷於宋

曰昭

昭

曰昭

亦曰昭

昭

曰昭

北

遷於亳

穆

遷於宋

曰穆

穆

曰穆

亦曰穆

穆

曰穆

西

東

周天子廟

八經集卷

卷五十五

十一

寢無

桃姜
嫫

始祖所居

寢

太廟
文王

寢

高祖廟

寢

祖廟

寢無

桃后
稷

始祖

寢

太廟
武王

寢

曾祖廟

寢

諸侯廟

寢

高祖廟

寢

祖廟

寢

曾祖廟

寢

禘廟

朱熹曰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禹貢韋玄成匡衡之徒雖用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立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食章帝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歷魏晉隋唐其間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至太祖之位不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旣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壓祖考而不得以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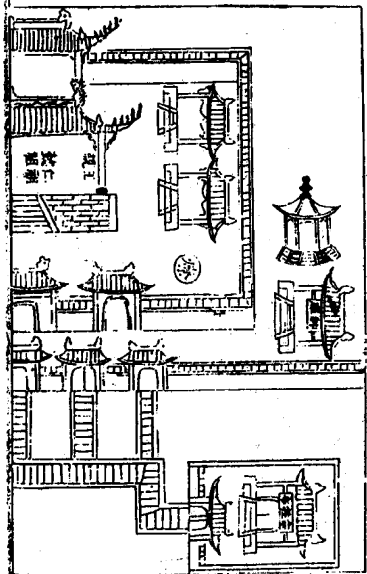
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鬲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宜有所不安矣。又按禮經無墓祭之文。而上陵之禮。三代以前。雖不經見。然自漢以後。歷代相承。率不敢廢。非不敢也。蓋不忍也。光武凡三幸長安。皆有事于十一陵。唐開元禮。有天子上陵儀。注又歲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宋又行于春秋。歲以爲常。我朝上陵之禮。歲凡三舉焉。清明也。中元也。冬至也。每遇行禮。文武諸司各遣官一員。而以親王或駙馬王祀焉。天下無事。天子於清明日。亦或一行。其藩王或來朝者。亦許謁。孝陵在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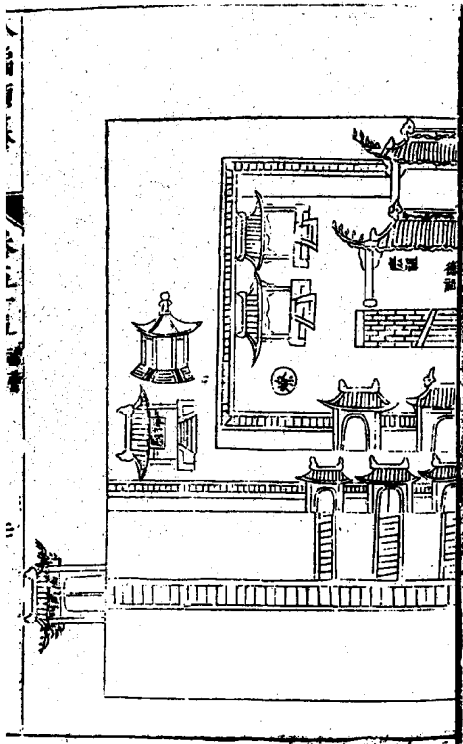
京內外臣僚有二經過者必先拜宗廟否則有罪宗廟

考

太祖舊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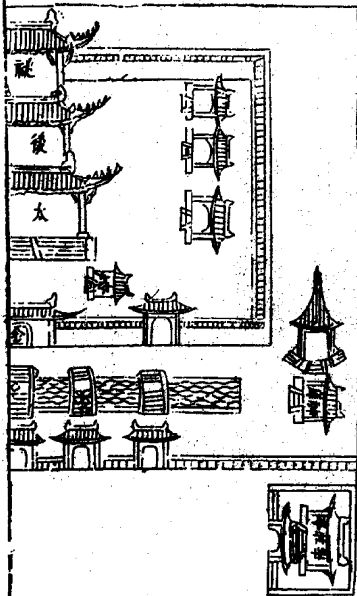
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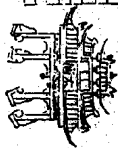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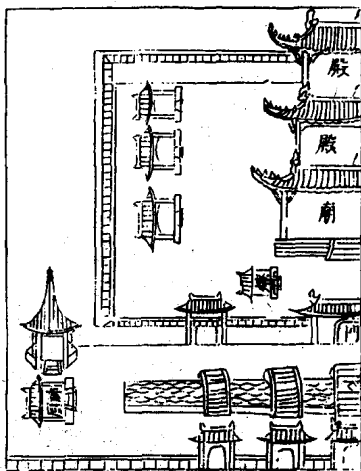




今

大廟總圖





國初建四親廟於闕左中 德祖東 懿祖次 仁祖西 熙祖廟與主皆南向東西有夾室有廡三門門設二十四戟燎以周垣略如都宮之制洪武元年定四孟歲除五享洪武元年命製 大廟祭祀曰今之不可爲古猶古之不可爲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籩豆之屬以祭其先王既不用之似亦無謂其制祭器如事生之宜於是祭用金造金祭器禪褫枕篔篹筥帷帳浴室皆備二年令清明端午中元冬至時享歲除如故祝稱孝子皇帝不稱臣遣皇太子祀云命長子某

不得稱皇太子三年時享仍用四孟孟春特享四廟
三祖奉三祖合享於 德祖之廟 德祖南向 三
祖東西向初獻各奏其廟樂餘奏 德廟樂四年遣
大臣分獻親王功臣王曰國家祭祀太廟除特享外
其餘合祭之時正見同歆同樂之際凡有親戚功臣
皆可共享其樂九年改建太廟前殿後寢殿殿翼兩
廡寢殿九間間一室中室奉 德祖帝后神主 懿
祖東一室 仁祖東二室主皆南向凡席諸器備如
生儀時享殿中設 德祖帝后衣冠神座南向 懿
祖座左西向 熙祖座右東向 仁祖次 懿祖西

向親王配享于東壁功臣于西壁孟春擇上旬吉日
三孟朔日歲暮除日皆合享奏 德廟之樂罷特享

二十五年令廟享值國喪樂備而不作三十一年

太祖神主祔寢殿西二室南向正殿神主座次 熙

祖東向 成祖遷都北平建廟亦如之 成祖升祔

東三室殿座次 仁祖 仁宗升祔西三室殿座次

太祖宣宗升祔東四室殿座次 成祖英宗升祔西

四室殿座次 仁宗弘治元年 憲宗將升祔議

禮禮言國家九廟已備 憲宗祔廟議者咸謂 德

懿 僖 仁四廟宜以次奉而尊 太祖爲百世不

遷之祖是知尊。太祖而不知。太祖之尊其祖也。晉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國家自得祖以上，莫推其次，則德祖視周后稷不可。明甚。懿 僖 仁三祖以次當祧。太祖 太宗視周文武世室，百世不遷禮也。憲宗升祔當祧。懿祖宜於 太廟寢殿後，別建祧廟，如古夾室之制。歲暮則奉祧主合享，如古禘祭之禮。吏部侍郎楊守陳言：禮官議請尊德祖，百世不遷，如宋僖祖故事，非是。禮天子七廟，祖功而宗德，故凡號太祖者，即始祖也。始祖必配天，若商周契稷，皆有功德，非直原本也。

宋僖祖及我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名與實乖非禮或曰降而合食以尊就卑不可謂禮不又有太禘乎憲宗升祫請并祫德懿熙三祖自仁祖下爲七廟異時祧盡則太祖擬契稷而祧主裁於後寢祫禮行於前廟時享尊太祖祫祭尊德祖如此功德並崇恩義亦備庶無悖禮上從禮官議始建祧廟於寢殿後奉藏懿祖神主神座熙祖寢主遷東一室殿座還西向一位仁祖以下遞遷

憲宗升祔西四室殿座次 宣宗 孝宗升祔 熙

宗 武宗升祔 祧 仁祖 睿宗升祔不得祧

德祖以故九廟 太祖居尊而四祖之主皆祧矣嘉

靖四年立世廟于 太廟東享 皇考獻皇帝九年

春 世宗皇帝復行特享禮令祠官廟殿帷幄如九

廟各奠獻讀祝三孟如舊奉 太祖南向十年冬

上諭禮官言 太祖以恩降 德祖今日當以義尊

太祖祫祭宜奉 四祖同 太祖皆南向庶幾 太

廟爲特尊 太祖禮官言合羣廟之主而祭於 太

祖之廟是爲大祫亦以尊 太祖也太廟 太祖之

廟不當與昭穆同序。太祖太廟之主，不可與子孫並列。自今大祫，宜奉四祖。太祖皆南向，德祖居中，熙祖、仁祖。太祖東西並叙，列聖左右序列。東西相向如故，不惟我太祖列於羣廟之主，足以申皇上尊太祖之心。而懿熙、熙、仁三祖，得全其尊，尤足以體太祖之心。上曰：善。是年上坐文華殿，東室召見輔臣，時鑾禮官言議復古七廟之制，太廟及寢殿祧廟宜存，弗撤。惟量地分建羣廟，議未決。諸大臣退，會中允廖道南疏請建九廟。上得疏喜，下廷議。吉上議古者天子廟制，唐虞五廟。

夏后因之殷周大抵皆七廟而祭法王制與劉歆宗
說又各不同宋儒朱熹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
外爲都宮內序昭穆漢不考古諸帝異廟不合都宮
不序昭穆明帝遵儉自抑遺命勿列爲廟遂有同堂
異室之制嗣後魏晉隋唐宋皆然我太祖初別立
四親廟廟皆南向似近古禮後改建太廟又用明
帝之制不能無疑形諸翰札宣諸召問謀諸臣弼者
屢矣但今太廟南近宮牆東通世廟西阻前朝地
勢有限上諭太廟三殿勿撤則太廟垣外左
右隙地不盈數十丈若依古制昭穆六廟在太廟前

以次而南則今太廟都宮之南至承天門墻不遠即
使盡闢其地分爲左昭右穆尤恐勢不能容若欲稍
減規模不必別門異寢又恐禮未必協況古七廟九
廟制度皆同今太廟巍然弘壯而羣廟潰然湫溢亦
恐於義未安議者欲就太廟兩廡即分羣廟不惟去
尊即卑不足以稱 聖孝而遷就一時裁損廟貌尤
非細故且有廟無寢神將何棲諸王功臣置之何所
議者又欲藏主夾室夫夾室者側室也以藏祧主可
也以藏親廟未毀之主情理舛矣至謂周人廟制約
儉宜放爲之夫周廟門大廡七箇闌門容小廡三箇

則大門實容二丈一尺小門實容六尺其制過於今
廟烏在其爲儉約也今損太廟羣廟可又損於
世廟乎且太宗功業比隆太祖憲宗獻皇
父也又可減於世廟乎今之廟主太宗之下凡有
七聖將如古制爲三昭三穆而止立六廟乎抑爲商
周以太宗爲百世不遷之宗而加立七廟乎即使
廟字旣成皇上冠冕佩玉執圭服袞循紆曲之途
徧立羣廟而行典俯伏拜起奠獻之禮非獨筋力不
逮而日亦不給矣議曰周禮宗伯代后獻羣廟可遣
攝也夫古者廟祭君后祭獻后不與祭宗伯代獻謂

王廟之中。代亞獻之禮。未聞今臣可以主廟祭也。且古者助祭諸侯。類多同姓。罔非天胤。今陪禮者可擬古諸侯乎。皇上仁孝誠敬。可以終歲舉祭。上對越太祖之廟。而不一至羣廟乎。且規制必備而後成。廟門垣廡寢是也。儀文必備而後成。禮樂之類是也。今分爲各廟。廟祭是時。不得不降簡易。是欲尊之而反卑。親之而反踈。祇見其貶損。而未見其隆重矣。大學士丘濬謂宜一日間祭一廟。歷十四日徧七廟。此蓋無處而強爲之說。不自知其言之迂也。東都以來。同堂異室。未可以盡爲非禮也。皇上以皇考專享。

世廟而太祖列聖乃下得以專廟以全其尊然
列聖同享太祖以極尊崇而皇考專歸世廟猶
爲退遜若廟制大小不倫行祀親攝或異則尊卑
厚薄之間似不足以稱皇上孝敬之誠皇上劄
論輔臣亦言祀典宜正廟制難更大哉皇言實萬世
之寶訓也疏入上不允竟撤故廟改建祖宗各爲
專廟諸廟合爲都宮太廟居中昭穆六廟左右列
成祖廟在六廟之上廟各有殿各有寢主太廟寢
後別有祧寢藏寢主太廟門殿皆南向羣廟門東西
兩向內門殿寢皆南向十一年罷設木裳請主十三

年南京太廟災。上欲勿建，勅廷臣議。禮官言：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修飭方新，遽罹回祿。

皇天眷德之意，聖祖啓後之靈，恐不可不默會於

昭昭之表。嘉靖十四年，欽依。皇祖文皇帝廟曰太

宗廟，昭穆迭遷之意，要必昭不動穆，穆不動昭，方是

正義，可著爲令。上喜，令亟起新廟，罷建南京太廟。

廟址築周垣，香火并入南京奉先殿。膳節祀獻新儀

如舊。十五年十二月廟成，詔曰：朕創昭穆羣廟以祀

祖宗，彰太祖爲專尊之主，復作太宗廟於羣廟

之外，表功德不遷，享百世祀，更創皇考廟曰獻皇

帝廟別擇吉區以避渠道止修時祭以避豐禴之嫌
十七年九月遂尊皇考廟號爲睿宗附享太廟撤世
廟又改尊 太宗爲成祖立春特享各出於殿成祖
廟迎神樂別歌三獻徹饌還宮樂如太廟 仁 宣
英 憲四廟樂歌同 孝 武二廟迎神樂別歌三
獻徹饌還宮樂歌同 睿宗樂別歌異諸廟上親獻
太祖 列聖廟遣大臣攝之立夏時禘出 太祖
成祖七宗主於大殿立秋時禘如夏禮樂歌異於夏
立冬時禘如秋禮迎神徹饌還宮樂歌異於季秋冬
中甸擇日大禘出 四祖 太祖 成祖 七宗主

於大殿祭畢各歸於其寢是年皇后助獻二十年四月宗廟災初震火起 仁廟風大發仁廟燬俄而

成祖廟主又燬延褻太廟及昭穆羣廟惟 睿廟獨

存 上奉 列聖主於景成殿遣大臣入長陵獻陵

告題 成祖 仁宗帝后主奉景神殿二十四年七

月新廟成復同堂異室之制寢殿 太祖正位居尊

成祖 仁 宣 英 憲 孝 睿武左右次列皆

南向設衣冠合享 四祖皆祧寢南向二十八年

孝烈皇后升祔祧 仁宗十四年改睿宗廟爲

玉芝宮奉安 睿宗帝后神主宮後東北爲景神殿

奉藏列位御容乾清宮東爲攷孝殿又東爲神睿殿
又東爲奉先設奉安 列聖帝后神主四十五年
世宗升祔奉孝烈皇后祔廟隆慶元年奉安 孝烈
皇后神主于弘孝殿 孝恪皇太后 孝懿皇太后
神主于 神睿殿凡冊封等項告祭于內洪武二年
壽春十五王進脩四祖廟壽春于孝陵爲伯南昌七
王兄寶應七王從子也廡中木主稱壽春八王爲高
伯祖考寶應七王爲曾伯祖考禮官誤矣是年祔享
戰歿功臣也乃設青布禕於廟庭祀之尋更定功臣
十三人令大海通海張趙德勝世傑再成楚國公廖

永安七人已卒，祔廟。達等六人俟卒，進脩。八年設黃
布幄殿左右，即於廟中殿上祀。四祖左祀，楊王皇
兄徐王右祀。功臣九年定春壽王王妃二十一人，脩
享於東壁。功臣十二人西壁，罷永安祀。洪熙元年以
靖難功臣王能、真榮、國恭、靖公、姚廣、孝、侑享。文廟
嘉靖九年，中允廖道南言：廣、孝、髡徒，不宜入廟。移祀
大興隆寺。十年，以刑部郎中李瑜議，進基、侑祀。高
廟位次六王。十六年，武定侯勛乞進其祖英、侑享。熈
高廟下廷議不可。戶部侍郎唐胄疏爭，言：廟次諸臣
位次上下且不可易，況有無之額，敢輒增損乎？勛言

往年進基祔享以文故舉朝翕然順從臣祖英武臣
乃紛然阻忌。上是勛言進英祀先是二廟侑享
功臣位各以爵及進基伯位公侯上不喜曰何以
上基而下英也令禮官考議乃合二廟功臣叙爵於
是列英永義侯上河間東平二王黔寧王基永義侯
下英未進侑時禮官建言禮有功宗之祀漢祭功臣
於朝廷魏祀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唐高祖至憲宗
廟或六七八人或二三四人宋太祖至中宗亦然如
魏徵李沆司馬光皆文臣不必皆武功也守成諸君
亦各有與享不必皆創業也我朝二祖開國靖難

固有功臣。仁宗以後無事武功。其間相與輔贊治平。豈無有如魏徵李沆輩者。今侑享二祖。凡十七人。十七人中。惟基廣孝二人。文臣耳。自後六廟缺焉。無聞。乞下廷議。考來六廟文武大臣有功在當時。澤在後世者。請上裁定。進侑廟廷。上不允。太廟在闕左前殿後寢寢殿後有祧殿。皆九楹。各翼兩廡。寢殿藏主。如同堂異室之制。祭出主於前殿。畢歸主於寢殿。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中室。

成祖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仁宗
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 達孝昭皇帝誠
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啓聖昭皇后 宣宗獻天崇
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孝恭懿憲
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
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 孝莊獻穆弘惠
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
崇文肅武寵德聖孝純皇帝 孝貞莊懿恭靖仁慈
欽天輔聖純皇后 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

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
贊聖敬皇后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
恭儉敬文獻皇帝 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
獻皇后 武宗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寵文
思孝毅皇帝 孝靖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
后叙列左右室皆南向 世宗 睿宗 世宗父也
於 武宗爲叔以故隣武廟上祧殿藏德祖玄皇帝
后 懿祖恒皇帝后 熙祖裕皇帝后 仁祖淳皇
帝后祧主廟殿兩廡侑享親王十五人壽春王劉妃
一壇霍丘王翟妃下蔡王安豐王趙妃南昌王共一

壇蒙城王田妃盱眙王唐妃臨淮王劉妃共一壇寶
應王安六王都梁王英山王山陽王昭信王共一壇功
臣十七人十六壇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
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左丞相中山武寧王徐達
開國翊運推誠宣力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太保中書左丞相開平忠武王常遇春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都
督同知軍國事岐陽武靖王李文忠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寧河武順王鄧愈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信

國公追封東歐襄武王湯和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柱國西平侯追封黔寧昭靖王沐英贈奉天靖難
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榮國忠
顯公加封河澗忠武王張玉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左軍都督府左都督太子
太傅成國公追封東平武烈王朱能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
號國忠烈公俞通海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光祿大夫柱國同知都督府事蔡國忠毅公張德勝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同知

大都督府事越國武莊公胡大海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梁國武桓
公趙國勝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鎮國將軍護軍
僉大都督府事追封泗國武莊公耿再成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柱國武定侯追封榮國威襄公郭英
贈奉天靖難推誠効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
柱國追封金鄉忠莊侯加封寧國公王真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安遠將軍輕車都尉同知英武衛親
軍指揮使司事特封永義侯桑世傑開國翊運守正
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謚文成護軍誠意伯劉基皆

左右欽兩廡東西二燎爐南爲戟門設俱服小次門
左神庫厨南爲廟門門外東西爲宰牲亭南爲神官
監西爲廟街門歲四孟行時享於太廟春以上旬
吉日夏秋冬以朔日。前十五日委協律郎率樂生
於太和殿演禮樂前十日題請上請祭前四日
本寺官具公服于皇極殿奏至齊進銅人于文
華殿東九五齊出示長安門前二日同光祿寺面奏
省牲隨詣太和殿觀樂犧牲所看牲前博士進盤
于平臺戾上填御名奉安于神庫樂舞生設各門
燒香陳設樂器鋪排洗祭器陳設祭品是日祭品

太祖帝后奉先帛二金爵四牛一羊一豕一豨一獾

二簋簋各二籩豆各十二 成祖 宣宗 英宗

憲宗 孝宗 世宗各帝后同 壽春王

展親帛二磁爵六牛一羊一豕一劔二簋簋各二

豆各十 霍丘王妃 下蔡王妃 安豐王妃南昌

王妃 盱眙 蒙城 王妃 盱眙

王妃 臨淮王妃共一壇用 寶應王六安王 來

朱王 都梁王 英山王 山陽王 昭信王一壇

餘同惟帛七爵二十一 武寧王徐達報功帛一爵

三羊一豕一劔一簋簋各一籩豆各四 常遇春以

八編頁集 卷五十五

下十六壇同 上由廟街門入至廟門西降輿導引

官導由廟左門入至戟門帷幙內 上具祭服出導

引官導至丹陛上內贊對引官導 上由殿左門入

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奏就位

典儀唱迎神奏樂樂止奏四拜傳贊百官同 典儀唱奠

帛行初獻禮奏樂執事官各奉帛及金爵詣各帝后

御案前跪獻訖樂暫止奏跪傳贊衆官皆跪贊 讀祝讀訖奏

俯伏興平身傳贊百官同 樂復作樂止典儀唱亞獻禮

樂執事官獻磁爵于各帝后御案前訖樂止典儀唱

終獻禮奏樂執事官終爵同亞獻 樂止本寺卿至中室

東傍西南立唱賜福胙光祿卿捧福酒跪進于右

內贊奏跪奏摺圭奉飲福酒飲訖光祿官捧福胙跪

進于右贊受胙訖奏出圭奏俯伏興平身奏四拜

傳贊百官同典儀唱徹饌奏樂樂止寺卿於中室左柱下

北向跪奏禮畢請還官奏樂奏四拜傳樂奏官同樂止典

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各詣燎位奏樂上退

拜位之東立捧祝帛官出中門奏禮畢上出導引

官導至帷幄內易服回宮國朝太廟祀典

祝文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敢昭告于五廟皇祖考妣太

皇太后

皇伯祖考孝宗敬皇帝

皇伯祖妣孝康敬皇后

皇祖考睿宗獻皇帝

皇祖妣慈孝獻皇后

皇伯考武宗毅皇帝

皇伯妣孝靖毅皇后

皇考世宗肅皇帝

皇考妣孝潔肅皇后

維孟

春夏
秋冬

禮嚴祭祀謹以牲醴庶品用伸追慕之情

尚享

樂章

樂六奏樂生七十二人舞八佾
文生六十四人武生六十四人

迎神

和

慶源發祖世德惟崇致我祖宗開基建功

京都之神親廟在東惟我子孫永懷祖宗氣體則同

呼吸相通來格來享皇靈顯融

初獻

和

思我皇祖耀靈于天源衍慶流緜高逮

玄玄孫受命追遠其先明禋世崇億萬斯年

亞獻

和

對越至親儼然如生其氣昭明感格在庭

如見其形如聞其聲愛而敬之發乎中情

終獻

和

惟前人功德肇膺天曆延及予小子爰受

方國欲報其德昊天罔極慤懃三獻我心悅懌

徹饌

和

樂奏儀肅神其燕娛告成于祖亦佑皇妣敬

徹不遲以終祀禮祥光煥揚錫以嘉祉

還宮

和

顯兮神運無迹驚馭逍遙安其所適其靈

在天其主在室子子孫孫孝思無斁 太廟禮儀樂
章同時享 德祖 懿祖 熙祖 仁祖 仁宗
各帝后祭品同 先十日題遣官請 祧廟及告
太廟告 祧廟磁爵三脯一膾二果五棗膠葡萄蓮
肉胡桃仁

祝文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謹遣 敢昭告于 德祖玄皇
帝后 懿祖恒皇帝后 熙祖裕皇帝皇后 仁祖
淳皇帝皇后 仁宗昭皇帝皇后 茲者歲暮恭於
太廟舉行大禘之禮祗請 聖靈詣廟享祀特伸預

告伏惟 鑒之謹告 告 太廟儀同 祧廟

祝文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謹遣 敢昭告于 五廟皇帝

考妣太皇太后

皇伯祖考孝宗敬皇帝 皇伯祖妣孝康敬皇后

皇祖考睿宗獻皇帝 皇祖妣慈孝獻皇后

皇伯考武宗毅皇帝 皇伯妣孝靖毅皇后

皇考世宗肅皇帝 皇妣孝潔肅皇后

茲者歲暮特修大禘之禮恭迎 德祖皇帝皇后

懿祖皇帝皇后 熙祖皇帝皇后 仁祖皇帝皇后

仁宗昭皇帝皇后同臨 享祀伏惟鑒知謹告祫祭

前一日陳設 德 懿 熙 仁 太祖皇后南向

祖 宣宗 憲宗 睿宗 世宗西向 仁宗 英

宗 孝宗 武宗東向至西 上詣 太廟行禮儀

時

祝文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敢昭告于

德祖玄皇帝 玄皇后

懿祖恒皇帝 恒皇后

熙祖裕皇帝 裕皇后

仁祖淳皇帝

淳皇后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

成祖文皇帝

仁孝文皇后

仁宗昭皇帝

誠孝昭皇后

宣宗章皇帝

孝恭章皇后

皇高祖考英宗睿皇帝

皇高祖妣孝莊睿皇后

皇曾祖考憲宗純皇帝

皇曾祖妣孝貞純皇后

皇伯祖考孝宗敬皇帝

皇伯祖妣孝康敬皇后

皇祖考睿宗獻皇帝

皇祖妣慈孝獻皇后

皇伯考武宗毅皇帝

皇伯妣孝靜毅皇后

皇考世宗肅皇帝

皇妣孝恭肅皇后時當

歲暮明旦新正謹率羣臣以牲醴庶品恭詣太廟
特修祭裕用伸追慕之情尚饗

延陵顏季亨會通校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六

圖書編

六曹類

禮曹

太祖高皇帝 命稽古首建 廟闕左以享 德

熙 懿 仁 四親而 壽春諸王咸以次而侑享

焉 文皇帝繼統上承先德建廟北平以享 列祖

太祖四親而壽春諸王以次在侑於時廟數猶未定

也至 憲宗純皇帝以世代既足始備 九廟之制

四 列祖一 太祖一 成祖並 仁 宣 英三

宗爲九而規制於是大定矣。於時升祧之禮猶未講也。至世宗肅皇帝以世數旣盈復更九廟之制。一太祖一成祖六仁宣英憲孝武並憲帝升祔爲九而典禮於是乎益詳矣。春月特享則分祭於各室。三時合享則共食於前殿而已。祧之廟不與焉。時享之禮則以太祖爲尊。歲暮之祫則升四祖於上而祧廟之主咸出而共享焉。當憲廟時四祖並列。殆體太祖之心乎。而九廟未足。禮固不得而有祧也。至世廟之時四祖並祧固尊太祖之位乎。而世數已足勢不容於無祧矣。

其或祧或升之次合享分享之儀孰非酌之今而諧
揆之古而不悖者乎。歷世滋久訛舛相承蓋於名實
莫可致詰矣。以今日言之弘治中時享祝文稱八廟
太皇太后 皇考憲宗皇蓋親禰也而 九廟之數
若減其一。至嘉靖中 孝宗而上本七廟也而稱六
及 仁宗奉祧猶六廟也而稱五。倭損倭益何廟數
之不常耶。五廟之中仁宗並祧惟三廟設祭而祝文
猶五。是祭省而祝增矣。自 皇高祖憲宗至 皇考
穆宗既備六廟而 太祖 成英 三廟猶仍五廟
之稱。是廟加而祝減矣。何位號之無定耶。壽春王於

太祖爲叔 霍丘七王爲兄而 寶應七王姪也

英廟時誤稱壽春及霍丘七王爲 皇高伯祖寶應

七王爲 皇曾伯祖素矣今世系益遠而槩稱爲

皇曾伯祖是紊而又紊也何稱名之弗當耶我 皇

祖開天啓運功德無比 德祖雖尊不得以情掩義

謂宜世享南面東侑 成祖其餘升遐則祔親盡則

遷位止於九而勿之過則升祧定而世次明矣諸廟

帝后並揭徽稱及時享而謹核之祭必一其祀祀必

一其廟使神各有嚴則繁簡當而位號秩矣由 太

祖而上下之諸王之分雖百世可知也

國朝禮論

周當禘之時則特設一神主於后稷之廟而稷配享於亥禘畢則徹去嚳之神主而稷仍居東面以享四時之祭也。五年一禘者蓋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王者爲之舉大禮也。禘必于四月蓋春夏之交萬物生長故祭其所自生也。酒則用四齊三樂則用四代之樂獻則用九獻之儀此周禘之說也。周禘總論

按鄭氏注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爲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蒼帝靈威仰也遂指禘以爲亦祭天之禮混禘於郊舍嚳而言靈威仰其說妖妄支離先儒多攻之蓋祖者

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帝嚳也。郊祀則及稷而禘則上及嚳，是宗廟之祀莫大於禘。故祭法先禘於郊，以其所祀之祖最遠故耳。於祀天無預也。陳氏曰：趙伯循謂禘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踈遠不敢褻，此殆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玄王相撥，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太甲，雖禘太祖而歌顯考之武王，烈考之文王，則不兼羣廟之說，其足信哉。朱子疑長發爲大禘之詩，疑雝爲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是蓋以理決之而不爲詩序所惑也。且詩頌長發大禘，但述玄王以下，而上不及於所自出之帝。

雖禘太祖無一詞及其嘗稷而皆稱述文王武王則安得謂之禘詩乎按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先儒林氏楊氏皆以爲鄭康成因春秋文公二年有禘僖公八年有禘遂係約想像而立爲此說蓋以魯僭亂之制定爲周禮以誤後人然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禘之禮而純奏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然則其說久矣蓋此語出於緯書緯書起於元成之間而光武深信之當時國家典禮朝廷大事多取決焉故此制遂遵而行之康成蓋以漢禮爲屏禮非魯禮也禘禘皆合食也故君子曰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

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
帝則於太祖廟合羣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禘天子禘
諸侯禘上下之殺也

禘祭考

馬融謂歲禘及壇墀禘及高宗石室鄭玄謂禘則毀
主未毀主皆合祭於太祖禘則惟大王王季以上遷
主祭於后稷之廟文武以下若稷之遷主則祭文王
之廟昭之遷主則祭武王之廟何休謂禘祭不及功
臣禘則功臣皆祭及論禘禘之歲月則皆援公羊五
年再殷祭之說爲據按禘祭年月經無明文惟公羊
文二年大事于太廟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五年而

再殷祭夫殷祭乃大禘之祭也。謂五年而再殷祭。謂三年一禘。五年再禘。猶天道三年一閏。五歲再閏也。於禘祭乎。何有。漢儒乃援此以證禘禘相因之說。爲鄭康成之說。則曰三年而禘。五年而禘。爲徐邈之說。則曰相去合三十月。三十月而禘。三十月而禘。唐自睿宗以後。三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然至二十七年。凡五禘。十禘。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禘。而禘禘同歲。太常議曰。今太廟禘禘各自數年。兩岐俱下。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禘。或五年之內。聚有二殷。求於經禮。頗爲乖失。國朝宗廟。

之祭三歲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蓋用鄭康成之說其後有司又言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禘則禘二說牴牾不可稽考慶曆初乃用除邈之說每三十月而一禘後又以二祭各不相因故熙寧八年既禘又禘竟無一定之論推原其所以然皆由混禘于禘而皆以爲合食於太祖也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兼羣廟之主而惟以祖配之則禘於禘異不容混矣知大禘兼羣廟之主則自太祖而下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矣又何壇壝與郊宗石室之分乎禘禘類

通典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有慶集之歡，死亦應備合食之禮。緣生以事死，因天道之成而設禘祫之享，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虞夏先王崩，新王元年二月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禴，夏特禘，秋特嘗，冬特蒸，四年春特禴，夏特禘，秋特嘗，冬特烝，每間皆然，以終其代。

高堂隆云：喪以奇年畢，則祫亦常在奇年。

偶年畢則祫亦常在偶年。

殷先王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

特禘，夏特禴，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禴，夏特禘，秋

特禘，冬特禴，夏特禘，秋特嘗，冬特烝。

問歲奇偶如虞夏，按殷改虞夏春禴曰禘，又改禘為禴，按郊特牲春禘秋嘗則

殷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禫祭之後乃祫於太祖

來年春禘於羣廟

禘毀廟未毀廟皆升于太祖禘則不及親廟但文武以下毀立依昭

穆于文武廟中祭之王季以上于后稷廟祭之先禘後禘者約春秋魯僖公定公宣公皆八年而禘以再殷祭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禘

禘者所以喪必有此祭推之本也喪畢之禘禘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故從此後各自數每至三年則各為之故得五年再殷祭因

以法五歲再閏禘以夏禘以秋

詩閏宮傳云諸侯不禘則不禘以夏以審諦昭穆皆惟天子兼之是也崔靈思云禘以夏以審諦昭穆

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祭在下尊卑有序故大夫第而祭之故禘者禘也弟也禘以秋者以洽聚羣生其

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故禘也者合也

右楊氏祭禮只分大禘時禘為二而不言四代之制且不言禘祭之時蓋以經無明文不敢臆說而通

典則備言之蓋通典取鄭康成所註禮記為說而康

成又約春秋所書爲說，大槩皆臆說也。是以先儒多排之。然自鄭註既行而後之有國者，多本之以定宗廟之祭矣。禘祭總考

趙氏曰：王制春禘夏禘，鄭註以爲夏時禮祭，統註謂夏殷禮祭，義春禘秋嘗，註以爲春禘者，夏殷禮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郊特牲又註云：禘當爲禴。夫禮記諸篇，或孔門之末流弟子所撰，或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爲之。見春秋禘於莊公，遂以爲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書禘。開二年五月禘于太廟，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而鄭玄不

達其意故註郊特牲云。禘當爲初祭。義與郊特牲同。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何得云夏殷哉。禮王制春秋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禴。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惟有禘烝嘗三禮。謂魯惟行此三祭。故云耳。若信如鄭註。諸侯每歲皆朝。即遠國往來。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鄭註。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公羊傳五年而再殷祭。大宗伯註曰。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禘。又云。禘祫俱殷祭。祫則於太祖。列羣廟之主。禘則

於文武廟各迎昭穆之主，夫太廟之有禘祭，象生有族食之義，列昭穆齒尊卑，今乃分昭穆各於一廟，有何理哉？若信有此理，五廟七廟有虛主，曾子問篇中何得不該？蓋儒者無以分別禘祫，強生此義也。僖公三十三年左氏傳曰：「烝嘗禘於廟，蓋左氏見春秋經前後記祭，惟有此烝禘三種，以爲祭名盡于此。但按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耳。」又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八年禘於僖公，亦左氏見經書禘于莊公，以爲諸廟舍，每祭故妄云禘于武宮。僖宮裏宮，皆妄泥禘文而說祭耳。問者曰：「若謂禘非」

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祭何也
答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吉禘于莊公以爲
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不可施於他國左氏亦
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可知是左
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林氏曰禘祫之說諸儒聚訟
久矣論年之先後則謂之先三而後三鄭康成或謂
先二而後三徐辨祭之大小則或祫於大禘鄭康成或
謂禘於大祫王肅或謂一禘而二名禮無差隆賈逵又
或謂禘以夏不以春祫以秋不以冬此皆置而勿辨
其可深責者鄭氏之失歟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

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禘一祫周禮廢絕久矣鄭氏何據而云當春秋時諸侯僭亂無復禮制魯之祭祀皆妄舉也諸侯而郊上帝禘始祖罪也大夫而旅泰山舞八佾罪也春秋書郊者九書禘者二與大夫事一有事二烝二嘗之類無非記其非常奈何反以爲周而足法乎使魯之祭祀如周之禮則春秋不書矣據僖公以三十一年冬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秋八月喪制未畢未可以祫也而乃大事焉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彼有二惡春秋譏之鄭氏乃謂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

者果禮耶。又曰明年春禘。經無三年禘祭之文。何自知之。徒約僖公八年皆有禘云。愈繆也。閔公二年春秋書夏月吉禘于莊公。是魯常以二年即禘矣。何待三年與八年乎。閔有禘文而不之據。宜無禘文而妄據之。傳會可見也。不然魯至僖公而始書三望。豈他公皆不望乎。至成公而後書魯用郊。豈他公皆不郊乎。桓公一歲而再烝。十二公而止一嘗。又何以爲法乎。取亂世之典。爲治世之制。鄭氏豈知春秋哉。詳二祭之名。則禘尊而祫卑。可謂明矣。先儒據鄭氏說。率以祫大於禘。是以諸侯之祭。加天子之祭。可乎。揚氏

曰自漢以來宗廟之禮不合古制者其失有二混禘
祫爲一事一失也輕廟而重原廟二失也其一曰禘
祫之禮不同王者旣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
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所謂禘也合羣廟之主於始祖
之廟而設殷祭所謂祫也先儒皆知禘爲殷祭矣而
又兼以禘爲殷祭其說何從始乎蓋自成王念周公
有大勲勞賜以禘郊重祭聖人已歎其非禮然魯之
有禘時祭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於文王以文王者周
公之所出也其後閔公二年僭用禘禮行吉祭不于
周公之廟而行之于莊公之宮而禘之禮始紊自僖

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叙昭穆用致夫人于廟而禘禮始與禘混淆而無別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者記失禮之始也禘宗廟之大祭也故惟禘禮爲盛觀明堂位之言可知閔僖竊禘之盛禮以侈一時之美觀猶周公廟有八佾其後竊而用之于季氏之庭此聖人之所深惡也况三年喪畢而吉祭此禘祭也閔公喪未必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合先祖叙昭穆此禘禮也僖公竊禘之盛禮以致夫人禘禘之混自此始也鄭氏不能推本尋源以辨禘禘二禮之異正開僖竊禘之罪以明春秋之意反取春秋之

所深譏者以明先王禘祫之正禮又妄稱禘祫皆爲
殷祭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二禮常相因並行且多爲
說以文之禘之又爲時祭則王制天子祫禘諸侯禘
一牲一禘之說左傳烝嘗禘於廟之說所載晉人言
寡君未禘祀之說皆指時祭而言無緣皆妄蓋禘有
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主不禘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
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
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牲一禘是也趙伯循必以禘爲
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并詆禮記左傳其意蓋

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他不及經見惟禮記詳言之耳趙氏所言亦是因不王不禘之說魯郊禘非禮之說見得禘爲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時祭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詆者王制祭法是據禮記攻禮記也

禘裕總論

洪武七年八月御史答祿與權言古之玉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爲始祖推本后稷以爲自出之帝今

皇

上受命七年矣而禘祭未舉宜命羣臣參酌古今而
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
爲虞夏商周世系明白其始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
禮可行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
當時謂禘祭不過禘祀禘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
大禘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禘祖之所自出
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旣已追尊四廟而始祖之
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于禘祭之禮似難舉行上是
其議嘉靖十年三月勅諭朕惟太祖肇創洪圖奠清
宇宙掃除腥穢復我文明克享天心君臨億兆必自

上世之積德乃出中夏之元聖願追報之禮未舉而
昧幼之懷問遂朕躬承 祖鑒恭行大禘禮今孟夏
之吉祀始自出之祖于太廟奉 皇祖配每逢辛丙
之年一舉著爲成範欽哉親撰祝文定擬神牌冠服
陳設圖儀凡祭書神牌於太廟曰 皇初祖神南向

太祖配位西向

國朝大禘考

嘉靖十五年羣臣請禘 德祖 上不從或曰禘顯
頊 上亦不從曰可稱 皇初祖帝神勿主名五歲
一禘於 太廟奉 太祖配先一日中書官書 皇
初祖帝神牌位於 太廟至日設 太廟殿中祭畢

燎牌位 齋戒同大禘 前三日 上祭服于廟
告 祖行一獻禮用祝 前二日 太常寺光祿寺
面奏省牲 前一日 太常寺博士捧祝版于文華
殿 上填御名訖博士捧安于神庫供奉 前一日
午中書于太廟恭書 皇初祖牌內府以紙匣盛之
卿請安于御案前卓上陳設同禘 皇初祖帝神正
位南向 太祖配位西向 太常寺卿捧 皇初祖
牌候 上至安訖退是日 上陞板輿由 廟街門
入至 廟門西降輿導引官導 上由廟左門入至
戟門帷幩內且祭服出導引官導 上由戟左門入

由丹墀東至寢由左門入請 太祖匱由 太廟後

門入至太祖座前太常堂官受匱上安皇初祖牌退

安 太祖主訖內贊對引官導 上至制拜位典儀

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奏就位典儀

唱迎神奏樂內贊導 上至 皇初祖香案前跪奏

搢圭奏上香訖奏出圭導 上至 太祖香案前奏

跪搢圭奏上香訖奏出圭復位樂止奏四拜傳贊典

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奏樂內贊導 上至 皇初祖

前奏搢圭獻爵訖出圭奏詣讀祝位樂暫止跪傳贊

贊讀祝訖樂復作奏俯伏興平身傳贊內贊導

上至 太祖前奏搢圭奏獻帛訖奏獻爵訖奏出圭
奏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行終獻禮奏樂內贊
導 上至 皇初祖前奏搢圭奏獻爵訖奏出圭導
上至 太祖前儀奏復位樂止太常卿于中堂左西
向立唱賜福胙光祿卿捧福酒胙跪進于右內贊奏
跪奏搢圭奏飲福酒訖奏受胙奏出圭奏俯伏興平
身奏四拜傳贊典儀唱徹饌奏樂樂止典儀唱送神
奏樂內贊奏四拜傳贊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各
詣燎位奏樂 上退拜位之東立太常卿捧 皇初
祖神牌同捧祝帛官出中門奏禮畢 上詣 太祖

至捧至 寢安訖拜畢 上出導引官導 上至戟

門帷幙內易祭服還官

禘祫儀制

祝文

孝玄孫嗣皇帝 敢昭告于 皇初祖帝神曰仰惟
先祖肇我厥初發祥鍾靈啓我列位追慕德源敬茲
報祭願來格斯奉 太祖高皇帝配侑尚享

樂章

迎神 元和於結 皇祖肇創丕基鍾祥有自曰本先之奄

有萬方作之君師追報宜隆以伸孝思瞻望稽首介
我休禧

奠帛初獻

和壽

木有本兮水有源人本祖兮物本天恩

報德兮禮莫先仰希鑒兮敢弗虔

亞獻

和仁

中觴載升于此瑤觥小孫奉前願歆其誠樂

舞在列庶職在廷祖鑒孔昭錫佑攸亨

終獻

和德

芬兮豆籩潔兮黍粢祖垂歆享徹乎敢遲禮

云告備以訖陳辭永裕後人億世不而

送神

和永

禘祀兮具張佳氣兮鬱昂皇靈錫納兮喜將

一誠通兮萬載昌祈鑒佑兮天下康仰源仁浩德兮

曷以重小孫頓首兮以望遥瞻舟舟兮聖靈皇皇

大歸

禮典

國朝弘治元年始建祧廟于寢殿後奉藏 懿祖神主及儀物於中每歲暮復奉 懿祖神座於正殿之左居熙祖之上行禘祭之禮 國朝 宗廟前殿後寢殿後有祧廟皆九楹各翼兩廡寢殿藏主如同堂異室之制祭出主於殿畢歸主於寢殿 高皇帝高皇后中宮 文皇帝文皇后 昭皇帝昭皇后 章皇帝章皇后 睿皇帝睿皇后 敬皇帝敬皇后 獻皇帝獻皇后 毅皇帝毅皇后 叙列左右室皆南向祧廟藏 德祖玄皇帝后 懿祖恒皇帝后 熙祖裕皇帝后 仁祖純皇帝后 恭仁康定景皇

帝貞惠安和景皇后不得入宗廟 孝潔陳皇后未
祔廟別殿祀焉立春特享 皇帝祭 太祖大臣八
人祭諸帝內臣八人獻諸后立夏時禘 太祖南向
成祖北向 上於七宗東西相向立秋時禘如夏禮
立冬時禘亦如之季冬中旬擇日大禘 德祖 懿
祖 熙祖 仁祖 太祖異室南向 成祖 仁宗
英宗 孝宗 睿宗 東叙西向 宣宗 憲宗
武宗 西叙東向 成祖北向如時禘 皇帝獻
德祖帝后大臣十二人分祭諸帝內臣十二人獻諸
后

漢之制通羣爲廟百七十餘東漢合九室爲一堂其繁簡殊絕至此漢儒去古未遠而禮從以失焉豈不可憾哉唐初之祫沿魏晉故習中虛而左右列代宗正位太祖遷獻懿二祖不得合食德宗時顏真卿請申孝尊先於是遷獻懿祫於廟後裴郁言其非李嶸請藏於夾室裴樞請建石室於寢園柳冕請建別廟而張薦則請悉入昭穆仍虛東向之位其後獻祖竟遷而太祖東向二十年然後決而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竟不之用其禮不足言也

唐德宗時顏真卿請遷獻祖廟后佛等則則請建於別室其後獻祖竟遷裴樞愈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言竟不之用甚至用

梓氏孟真之典者矣論禮之詳者莫如宋宋初昭穆未雍虛東

向位仁宗時趙良規請太祖東向王舉正等請依故

事虛東向宋仁宗時趙良規請太祖東向王舉正等則請依故事虛東向其後虛祖別朝雖臣

朱功業孰大詘義伸思之言終之神宗當治平之末

不行甚至用道家焚修之典者矣張衡等議復之司

用張方平等議祧僖祖及熙寧間張衡等議復之司

馬光輦皆以爲不可而王安石王之於是僖位始正

程頤嘗論之曰世謂僖祖無功業天下基本皆出於

此其爲功業孰大焉高宗時董弁王普請太祖東向

廖剛謂僖祖以下四主當遷別室祫則就享晏原復

謂宜太廟異祭不亂祫祭雖不果行而僖廟已爲之

一、撼寧宗富紹興之末，用魯三復、鄭僑等議，始建別廟，遷四主，而太祖東向，祫則先四祖，而後太廟，而朱熹則有議曰：原太祖始立親廟之心，踐位行禮，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而後可以爲孝。且太祖太宗自爲世室，以冠羣廟，則亦不待東向，然後爲尊也。故尊太祖以東向者爲義，奉僖祖以東向者爲恩。義者今日臣子之願，恩者太祖當日之心，與其誥恩以伸義，孰若大義以伸恩。故雖光宗榻前之命，而詔不果下。趙汝愚以宗室之賢相，而義不肯從。於是僖祖之廟祀始廢。熙宗之正禮終失，其後以度正弭災之言，而不能

回理宗遂事之惑也。豈不亦大可憾哉。今日以至孝之心，行莫大之禮，集公卿侍從文學二諫之臣，羣議而後定，一上而遂決。蓋據程朱之說，以德祖比稷契，以太祖比湯，與文武而配天之享。其尊固在。每歲暮大禘於三年之禮，亦有加焉。裕祿總論國家有太廟以象外朝，有奉先殿以象內朝。殿九室如廟制，凡祀方丘、朝日、夕月、冊封、告祭及忌祭在焉。餘皆於太廟行之。其祭品及日獻膳，月薦新，皆光祿司具其事。嘉靖初，聖旦、中元、冬至、歲暮俱告祭。十五年罷中元祭，十八年罷忌祭。祭高

帝后于 景神殿 列帝后于 永孝陵二十四年

仍于 奉先殿隆慶元年祭 孝烈皇后于 弘孝

殿 孝恪皇太后 孝懿皇后于 神霽殿承天又

有隆慶殿奉 獻皇帝后初獻皇帝未祔廟別立奉先殿 奉慈殿

左太常寺 奉先殿右 孝宗生 母孝穆紀太后也

不得附 太廟奉先殿 孝宗即位初作 慈奉殿

別祀太后已而 憲宗生母 孝肅周太皇太后

世宗生祖母孝惠邵太后皆祀殿中孝肅中室孝穆

孝惠在右室主書皇太后太皇太后歲享薦如 太

廟奉先殿嘉靖十五年 上諭禮官曰廟中帝配一

后陵附葬乃有二三后廟祀陵祀本不同奉慈三后主既不得祔廟又不祔陵殿近於黜者非親之也禮官遂請奉孝肅於裕陵孝穆孝惠於茂陵殿上又曰皇太后太皇太后本子孫尊稱稱睿皇后純皇后又嫌于適改主題皇后不得書帝謚罷奉慈享薦禮

奉先殿奉慈殿二則

唐之可考者淮安靖王神通梁文昭公房玄齡而下距太尉李邕凡三十二人宋之可考者韓忠獻公趙晉開濟武陽王曹彬而下距丞相葛邲凡二十四人我高皇定鼎念諸功臣之烈建太廟首以李韓

公善長等六公及胡越公大海等從饗最後韓公坐
嫌死而六公亦間不得與逮永樂而始定自中山開
平二王而下距永義戾世傑凡六王五公一侯十二
人從文皇祀者至洪熙而定文武臣惟河間王玉東
平王能寧國公真榮國公廣孝凡二王公至世宗
首上太祖徽號後上文皇帝祖號又采禮官言
意誠意伯從祀太祖位六王下而以僧故斥廣孝
代大興隆寺尋用翊國公勛請進其祖營國公英
獨宣而後寥寥無聞論者謂如楊文貞李文達
商文公清楊文忠之賢於輔而不得從蹇忠義

王忠肅王端毅馬端肅之賢于銓而不得從于肅愍
之賢於樞而不得從張定興輔之下南交宋宣平永
之八佩將印皆位太師握環衛爲心齊爪牙而不得
從此 朝廷所當博諮而精覆以進配 列君者也

高帝諸功臣而下猶有說焉若李韓公之佐開創
不下鄼侯雖以嫌死 帝尚爲之諱若馮宋公勝之
佐大將軍取中原下秦隴降納哈出二十萬之衆傳
穎公友德之從大將軍取山東其平蜀功冠諸徹侯
而開滇南二百年之地惜其終于 帝之末薙革除
之變而未有舉也縱不得從 太廟祧亦宜別祀于

鄉隆其贈謚而錄其後亦天下之心之公論歟

太廟從祀

臣功

我太祖初建四廟定享禮未幾又建太廟爲同

堂異室之制此猶草創之初也迨世宗皇帝倣古禮創九廟始正太祖南面之位而定成祖世室之享歲時序昭穆之分可謂大聖人之作爲矣